



阿航 著

西西里往事

文匯出版社

「歐戰名妓徐世姑與奧國皇儲的愛情，她
劍一半是愛，一半是恨。」

非外傳



阿航著

西西里往事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西里往事 / 阿航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8.11


ISBN 978-7-5496-2722-6

I. ①西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6769 号

西西里往事

著 者 阿 航
策 划 朱耀华
责任编辑 徐曙蕾
特约编辑 甫跃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字 数 170千
印 张 9
印 数 1—2800

ISBN 978-7-5496-2722-6
定 价 38.00元

序

王彪

好多年前，阿航出现在杭州的某个酒吧，花衬衫，沙滩裤，鼻梁上架一副墨镜，声称自己是菲律宾来的，种柠檬。他皮肤黝黑，高头大马，听上去还真有那么一回事。当然这其实是他的小说家言。但可想而知，他的这番自述引起的反响，有关他传奇身世的猜测，跟他日后的小说世界里的人物一样，充满了让人津津乐道的兴奋与好奇。

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，阿航的人生要复杂得多，我至今都不清楚阿航去过多少国家，欧洲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国是必不可少的，还有东南亚，还有拉美，其间充斥着偷渡、打黑工、流浪等匪夷所思的经历，这些经历使他区别于大部分的海外作家，也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底色。现在，他将这一部分小说结集于此，我们得以一窥他所生活的世界和那世界里的独特人物、别样人生。

我们先来看看阿航小说的故事背景。《脸谱面具》写的是非洲喀麦隆；《米兰春天》和《西西里女人》都写意大利，但一个在米兰，另一个在西西里岛；《浮光》是在巴黎；《单纯的心》《车厢》写的是偷渡，地点相距万里，前者讲述在缅甸丛林里迷路将近一

个月的故事，后者则像一部恐怖电影，一群偷渡客被关在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从波兰进入意大利，由于发生意外没人接应，这节封闭的车厢如同一口棺材不知停在何处；最后一篇《返照》写的居然是南美洲最小的国家苏里南，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那地方，在阿航笔下，却有中国人的故事在那儿发生了。

这是一群怎样的中国人啊！他们为何从中国一个小地方出发，横贯欧、非、亚大陆，深入到异国他乡最偏远的地区讨生活？光从他们的行踪我们便大致能感受到，那一定是生存无着的漂泊者。他们基本上没什么文化，偷渡到了国外，身份是黑的，只能到小饭店、服装加工厂之类的地方做做工，比如《米兰春天》里的老刁，他是小货行的送货员。发达一点的，也就像这篇小说写到的梁家辉，有一支小装修队，在当地华人世界已算头面人物了。还有《浮光》里的小马，在国内是配钥匙的，到了巴黎，没正经职业，以玩马票为生。《西西里女人》中的何田田混得比较好，当了中餐厅老板娘，但也是危机四伏，丈夫因涉嫌帮人做假身份两次被警察追捕，遣送回国，她自己整日耽于幻想，怂恿餐厅里的帮厨装扮成初恋情人，以重温旧梦来寻找刺激，打发无聊的日子。《返照》里的曹晟彬，从欧洲跑到南美的苏里南，也是无所事事，没什么目标，只觉得这地方比较好混而已。无疑，这是一群游走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，在国内他们就活得不如意，到了国外，文化与语言的障碍将他们的边缘地位更加凸显出来。文化上他们是无根的，语言上也是生疏的，大多不会当地语言，这使得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一种深刻的隔阂，只能生活在熟人中间。我觉得把他们叫做飘零者更为合适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目的地，他们飘

着，并且是零落的一群，注定孤独而寂寞终身。

所以，他们有时候看上去怪怪的，好像都是怪人。读他们的故事，我忍不住会联想到美国作家舍伍德·安德森的名作《小城畸人》。没错，阿航写的也是一群畸人，你只要读读《米兰春天》就明白了，老刁杀死了好友脑壳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们喝醉了，一个说兔子比乌龟跑得快，一个说乌龟比兔子跑得快，谁也不服谁，拿出刀来打赌，你砍我一刀，我刺你一匕首，结果悲剧发生，脑壳死于非命。这里面，还有什么比人在异国的孤寂、苦闷、煎熬更强烈的呢？再比如《西西里女人》，何田田叫景朋远扮演水手，充当自己的初恋情人，最后假戏真做，景朋远不得不真的到上当了一名水手。何田田这种近乎变态的心理，人物行为强烈的戏剧感，也只有置身异国的无根世界里，才能作为人的空心化的一个极端又自然而然的表现吧？

同样颇有意思的是，阿航在这些畸人身上，写出了畸事畸情。这部小说集里的故事都称得上匪夷所思，比如《米兰春天》，脑壳死前留下一句遗言“兔子”，很自然被诠释为杀人凶手的绰号，有人乘机拿这名号组成“兔子帮”，与“黄帝帮”抗衡，江湖上风波迭起。其实这“兔子”跟杀人无关，不过是脑壳与老刁醉后打赌“龟兔赛跑”谁输谁赢而已。《脸谱面具》的故事也相当神奇，叶坤到喀麦隆做生意，喜欢上当地女子娅妮，一再遭到拒绝，后来他历经磨难，终于把娅妮追到手，却患上了性无能，这时候，一张古老的面具发挥了神秘作用，而这张面具的背后，似乎又牵扯上了娅妮与另一个男人的关系。非洲古老的秘密以超自然的方式进入现代人的生活，把性与爱、性与复仇连接到一起。《返照》则

写了两代人的生活，曹晟彬的伯父有一段极其传奇的人生，他挖到金矿，赚了许多钱，脑袋发热要去投资拍电影，结果电影没拍成，心爱的女友被人强奸，他发疯投海而死。在南美的热带丛林，居然有华人要拍电影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与此相对照，曹晟彬这一代人，却活得浑浑噩噩，毫无梦想，最大的野心，也就是从曹晟彬伯父帮助过的富豪那儿得点可怜的好处。正是这样的对比，让我们看到阿航的用心，他要在这些匪夷所思的畸事里，挖掘出畸情——这群飘零者被生活和环境所扭曲、变形的人情与人性。

《米兰春天》里老刁与脑壳以及脑壳妻子美蒂的关系，充满了令人绝望的悲情，恩怨情仇的纠结，却又不无温情。老刁失手杀死脑壳，心中有愧，对前来奔丧的美蒂照顾有加。美蒂爱上了老刁，后来却得知是他杀了自己丈夫，一心要复仇的美蒂差点崩溃，但最后还是爱与良善战胜了仇恨。《浮光》的故事和人物关系也很离奇，无所事事的小马喜欢上了挂果，不被挂果父母接纳，他就以房客的身份住到挂果家里，挂果的姐姐果实精神有问题，与丈夫感情破裂，住回娘家，她是个花痴，见到男人便忍不住勾引，有一天意外坠楼身亡。小马怀疑是一个烫衣工所为，发誓替果实报仇，他为此在与挂果结婚前夕突然离开，一人前往追寻凶手，自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多年后，有人看见他在巴塞罗那，已经结婚生子。这背后的隐情显然并不简单，小马与果实可能也有过关系，一男二女，而且还是姐妹，这真是段怪异的恋情，看上去毫无道理，却也不无可能。阿航要在这样的畸情里告诉我们的，是人性的复杂与迷茫，始终有暗影隐藏在不见天日的地方，就如冰山藏在海面以下的部分，那才是最具危险的力量所在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阿航就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个，如果有什么不同，那便是他喜欢文学，喜欢写小说。他说他的小说有许多都是在他忙完餐厅的活儿，等别人离开之后，他拖过一张椅子，坐到餐桌边写的。他这一写就没停过，有多少专业从事文学的人后来都停止了，转向了，放弃了，但阿航没有，他一如既往，不管能不能发表，不计名利得失，埋头在一张油光光的餐桌上，吭哧吭哧写个没完。这样的境况他至少坚持了三十多年，回想起来，他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！”

其实，被感动的不光是阿航自己，这么多年，我也是被阿航感动的一个。有时，看过他发给我的一篇小说，我的脑海里会突然浮现出阿航一开始出现在杭州某个酒吧的情景，花衬衫，沙滩裤，墨镜，五大三粗，有点像江湖行走的人，他说他来自菲律宾，种柠檬的。

有一天我恍然明白过来，为什么阿航钟爱柠檬。他玩笑般虚构自己的职业时，为什么必须是柠檬。在阿航的心目中，那暖黄色的一小颗，肯定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，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与温情，就像诗与远方。

对了，一个种柠檬的人，一定是有着那么一点诗意的。

是为序。

2018年7月于上海

目录

脸谱面具
001

米兰春天
047

车厢
091

西西里女人
111

单纯的心
153

浮光
207

返照
227

脸谱面具

叶坤刚抵西非国家喀麦隆那阵子，寄宿于首都雅温得一老乡家里。因为要找店铺，他隔三岔五得请翻译。这个翻译就是娅妮。娅妮已婚，风韵犹存，是枝黑玫瑰。娅妮对叶坤说，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！她说她在中国西安留学时，有一次从西安乘火车去广州，一路上大开眼界。娅妮说，中国真叫大呢，人真多，东西很多（应该是物资很丰富吧），太好玩了，那么多的城市，那么多的农村，都有好玩的地方……我现在想起来，还是很开心的，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（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）！

那天叶坤请娅妮来老乡中餐馆吃饭。娅妮开门见山问道，你准备在喀麦隆投资什么项目？叶坤笑道，你在中国待了几年，倒是学会了許多行话嘛。娅妮不解，问什么意思。叶坤说你开口“投资”闭口“项目”的，这些就是行话呀。娅妮仍不怎么理解，不过她没兴趣再问下去了。叶坤说，像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，投资是根本谈不上的，欧洲不是经济不景气么，我想来这儿看看行情，找点儿小生意做，混日子呗。娅妮说你太谦虚了吧，在我眼中，你们中国人个个都是有钱的老板呢。叶坤道，你也可以给我

出主意嘛，你说在喀麦隆做点儿什么比较好啊。娅妮说开餐馆，那样我就可以经常到你店里白吃饭了。叶坤说你在中国真是把什么都学会了，连吃白食都知道呀。

叶坤原先在东欧国家匈牙利做生意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他审时度势，变卖掉布达佩斯的店铺来非洲寻找商机。至于娅妮，她在当地应该算家境不错的。据娅妮说，她老公是盖房子的。娅妮所说的“盖房子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叶坤没搞明白。直到一段日子后，叶坤才搞清楚她老公是搞装修的，手头有一支装修施工队。娅妮本人，大部分日子是做家庭主妇，在家带女儿。一年当中，也会碰到几个像叶坤这样初来乍到，又怀揣几块“资金”的顾客，聘请她做几天临时翻译，赚取几个薪金。

那段日子里，叶坤是放开了，花了些本钱。他让娅妮替他雇了一辆车，是辆大功率的越野车（喀麦隆路况极差，没越野车上不了路），而司机则是一个比哑巴强不到哪去的当地黑人。他们上路，前往其他城市寻找所谓的“店铺”。这实在是一个幌子，属挂羊头卖狗肉之举。每次车子驶出城郭，叶坤便会产生一种鸟儿飞出笼子的快意。在叶坤看来，他这是扑向温柔之乡啊——远方的天际，朝霞似火！

可接下来的进展，对叶坤来说却是不尽如人意。

他们第一次“猫捉老鼠”游戏，是在海滩地。那地儿在叶坤老乡的口中被叫做“白沙滩”。此地沙滩细绵，沙子白净，这是被老乡叫做“白沙滩”的原因之一，原因之二是相对“黑沙滩”而言的。喀麦隆有座火山，就叫喀麦隆火山，相当著名。那座火山与大海邻近，爆发时将大量的火山灰及其他什么杂质喷射到了

海边。时间一长，斗转星移，海边的杂质经过海水的冲洗，形成了一片黑色的沙滩——当地人也叫这沙滩为巧克力沙滩。这是相当独特的一个景观。作为来喀麦隆历史不长的中国人（其中自然包括叶坤的老乡了），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，对那些拗口的地名也懒得去记，便采取了直观的叫法，将这两处沙滩分别叫做白沙滩和黑沙滩。

那天下午三时许，他们的越野车抵达白沙滩，停在海边一座小宾馆的门口。可能不是旅游季节或此地本身就少有人走动吧，那天那幢米黄色三层小洋楼里没有一个客人。娅妮下车去叫了一通，无人应答。娅妮转身去附近村子。不久，她身后跟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他们开了两个房间。娅妮对那个做厨师的男人说，我们不在这儿吃饭。

娅妮显然老马识途，她领叶坤去一个小码头。娅妮说，我们在这儿乘船，沿海边走，看看海……再去一条河，那条河风景很漂亮，树很多很大，船会把我们运过去的。叶坤心不在焉，他懒洋洋问道，船把我们运过去干吗？娅妮说那边有个吃饭的地方，你们中国人叫大排档的，烤虾吃，那种虾很香很香，只有这儿有的，在海和河的中间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好，海水和河水不是不一样的吗，咸的和淡的，这种虾就长在那个……位置。叶坤的心思不在吃上头。他说，我看这样吧，晚上……我不想和司机睡，我和他话都讲不通，怎么睡啊……再开一个房间，多花钱，也不好。娅妮道，你的意思是要和我同一个房间是吗？叶坤赶紧点头，说就是这个意思。沉默片刻后，娅妮说可以啊。叶坤没想到娅妮这么痛快就同意了，简直心花怒放。

他们上船。船上除开机器的船夫外，另外还有两个乘客，一个白妞，一个黑人青年，学生模样。那两个手牵手，看会儿海景后，常对视一笑。叶坤受其感染，也捉住了娅妮的手。他捏得很紧，怕是捏出汗来了。叶坤身心愉悦，时不时冲着娅妮傻笑。娅妮装聋作哑，一副小鸟依人样子——虽说论身架，娅妮与叶坤旗鼓相当。但娅妮的妩媚，还是可以充当一只小鸟的。

河道的风光，是另外一方天地。岸两旁的热带雨林，盘根错节，可谓长疯了，毫无节制，遮天蔽日，一派欣欣向荣、郁郁葱葱气象。

那种生长于海水与淡水交融地带的虾，个头不小，粗看有点儿像小龙虾，熟了后也是红彤彤、油闪闪的。一旦吃上口，那味道就辨别出来了，大不一样！这虾的肉质是何等鲜美啊，而且那虾壳是软的，肉头又厚。那地点也不错，是片滩地。滩地上摆了四五套白塑料桌椅，不远处燃一堆火，有迷人的光影。食客不多，除那一黑一白一对学生外，另有几个黑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喝。叶坤心情好，放开肚皮喝啤酒。娅妮与他对饮，娅妮的杯子小，叶坤的杯子大。叶坤的杯子一次可容一瓶啤酒。叶坤端起冒泡的啤酒杯与娅妮小号的啤酒杯“哐当”敲了一下，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。叶坤抹一把嘴巴说道，他妈的太过瘾了啊！

回宾馆路上，叶坤头重脚轻，但神志尚未糊涂。娅妮搀扶他走进宾馆门厅，让他靠着沙发休息。叶坤心急火燎，嚷道，干吗不上楼？娅妮正与登记台妇人交谈，她回转身子道，房间……还有点问题需要解决。叶坤嚷道，什么问题？不用解决了！娅妮过来挨叶坤身旁坐下，说很快就解决好。

他们进房间时，叶坤发现多了一张临时床铺。叶坤多少有些明白过来，娅妮所说的那个“问题”，就是给房间加铺。叶坤不去管它了，他说洗澡吧，我们一块儿洗。娅妮说不行。娅妮先进洗手间洗澡。叶坤斜靠在床铺上，听洗手间里那哗哗响的水声，觉着那声响比世上最动听的音乐还要悦耳呢。娅妮“全副武装”从洗手间出来——她身上没少穿一件衣服。叶坤说，你这是干吗？娅妮说你去洗吧。

叶坤冲浴时，便觉脑袋阵阵眩晕——他有些不胜酒力了。好不容易从洗手间出来，但见娅妮仍坐在椅子上，叶坤说你……还不睡觉……摇晃着朝娅妮走去，眼前出现了好几个人影子。两人推太极拳似的推搡上一阵子，叶坤一个扑空，随即瘫软在铺上……而后呼呼大睡。

这次教训，叶坤肠子都悔青了。他暗暗下决心，下次是绝对不能再喝酒了啊！

叶坤与娅妮这回去的是一座与尼日利亚接壤的西北小城。叶坤在要去那地儿之前，他的几个老乡就对他说过那边的有关情况。老乡说，那一带信奉伊斯兰教，穆斯林不吃猪肉不喝酒，没法子开中餐馆的呀。但叶坤一意孤行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老乡们就说，这鸟人是鬼迷心窍了，被那黑妞牵上牛鼻绳了。

这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小城。当他们的车子抵达高山垭口上时，但见天高云淡，气象沉静，在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围拢下，其锅底一样的平坦地上，摆放着如许积木般的小房子。房子的色彩大多为红色，不是那种鲜艳的红色，也绝非黯然，是那种含蓄的红颜色，恰如其分！当这一幕刚刚映入眼帘时，叶坤疑心自己是不是

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——或者说一个童话世界。

这次在住宿的问题上没费周折。叶坤拎着背包跟随在娅妮身后，进了同一个房间。让叶坤稍稍不爽的是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沙发。叶坤当即跑到司机房间查看，布局一模一样。叶坤只得认命了。叶坤暗自忖度，只要老子今晚滴酒不沾，就算房间里有十铺床又有何妨呢。

而实际情况是，在这个穆斯林地区，你想喝酒还没门。街市上所有的餐馆，几乎清一色为清真餐馆，而清真餐馆是不允许饮酒的。叶坤心想，这是天助我也。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通，天渐渐黑下来。娅妮说我手机欠费了。叶坤说我给你买张卡。过后娅妮说她要给老公打个电话，不知女儿有没有哭闹。叶坤一切顺从，显得非常有耐心。叶坤清楚进入夜晚后，娅妮总是会有小名堂的，自己一定要沉住气。

他们步入一座白房子，那是一家清真餐馆。叶坤故意问，晚上喝点什么酒好？娅妮说，你要喝酒？那要找家法国餐馆。叶坤赶紧摆手道，不要找法式餐馆了，我就想尝尝这……清真菜呢。这家清真餐馆，怎么说呢，色彩有点儿艳，气氛有点儿怪。这餐馆的外墙是白色的，而里头的墙壁与天花板，天晓得怎么回事儿，竟涂成了天蓝色。这哪像是吃饭的场所啊，简直就像是一座水族馆嘛。人进了这里头，感觉像是浮在空中，或者说是漂在水面上。更要命的是整个餐厅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客人。他们刚进来时，甚至连跑堂都没有。叶坤眼睛没处放，浑身不自在。但叶坤没说出要离开的话。

两人呆坐一阵后，里头终于走出一个戴白帽子的男人。那人

一句话没说，径直过来放下两本菜谱。娅妮翻开菜谱，询问叶坤喜欢吃鱼还是喜欢吃牛肉。叶坤想起有个老乡曾对他说到过非洲鲤鱼。老乡说非洲鲤鱼与中国鲤鱼完全不同，大得多，椭圆形，肉质特别鲜嫩。叶坤便问娅妮，那鱼是非洲鲤鱼吗？娅妮道，什么非洲鲤？叶坤说不上来，他不晓得老乡口中所说的非洲鲤鱼到底是叫什么来着。叶坤挥挥手道，吃鱼吧。戴白帽子男人端上两盘食物，一只盘子盖着鱼，一只盘子盖着牛肉，而底下的主食却是香蕉。叶坤问娅妮，就吃香蕉？娅妮道，这种香蕉不是水果的那种香蕉……你吃不习惯是吧？叶坤说凑合吧，不就是填饱肚子么。

那顿饭，对叶坤而言，无疑是味如嚼蜡了。这天底下哪有拿香蕉当饭吃的怪事（虽说此香蕉非彼香蕉，但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嘛）？那油炸的鱼也不好吃，干巴巴的，全是咖喱的味道。这是食物方面的。而其环境，就更不妙了。天蓝的色彩让人头昏脑涨，为其一。其二为过后不久，从里头又出来两个身份暧昧的男人，他们与原先已在的跑堂男人一块儿站在吧台周围，窃窃私语。三个男人一色白长袍、白帽子，其区别为两个未蓄须，一个蓄须。蓄须者黑须老长，眼神淡定。叶坤的位置刚好朝向他们。叶坤咽不下“香蕉饭”，一抬头，眼前便是这样一幅场景，他赶忙又将头低了下去。叶坤偷看一眼娅妮，娅妮毫无表情。在叶坤的感觉中，她那时的表情可用“不动声色”四字加以形容。

从餐馆出来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行人稀少，灯火暗淡，偶尔有一两辆破车摇摇晃晃经过。好在月亮出来了，当空一饼明月，又大又圆。那大月亮，是叶坤这辈子所见过的最大月亮了，大得像假的，镀上了一层淡黄色的光晕。叶坤呼吸渐渐顺畅，他说这

个地方……让人压抑，好像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嘛。娅妮说那是的，这儿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英语区，宗教又不同。叶坤问，在这里，有没有中国人？娅妮说我也不太清楚，大概没有吧。叶坤说我们回宾馆吧，我不想再逛下去了。娅妮说我没带牙刷、毛巾，要去买。

他们走进一家商店。这家商店，更像是一幢仓房。长长的一排木房子，里头没隔，统成一体，什么货物都有，好像还有吃饭的快餐店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里面居然有那么多闲人，像是一个什么集市。人们三五为伴，在那儿说话，有的声音很大，有的声音很小。叶坤注意到有个妇女坐在长椅上哭泣，旁边一个男人在说着话，应该是劝说她的吧。里头的灯光不甚明亮，而且不均匀。暗的地方只有一点点光晕。叶坤看见在那暗影里，地上躺着一个男人。叶坤心里嘀咕，此地不是禁止饮酒的么，怎么会有醉鬼躺在地上呢？再一想，他就自我否定掉了。那地上躺着的人，怕是有其他原委吧。

这样子到了宾馆，叶坤已是身心疲惫。

从雅温得来这里，路上需要七个多小时车程。喀麦隆国家穷，道路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，那条破烂不堪的柏油马路到处坑坑洼洼，车子颠簸得厉害。也就是说，来时的路上叶坤没少吃苦头。拿他本人的话来说，骨头都抖散了。路上的折腾刚告一段落，接踵而来的是一惊一乍，气氛沉闷、压抑，再加上那层莫须有的神秘感，叶坤不身心疲惫才怪呢。

接下来的情景如出一辙。娅妮照样是戒备森严，穿着衣服进洗手间洗澡，出来时同样穿得整整齐齐。叶坤这次不管